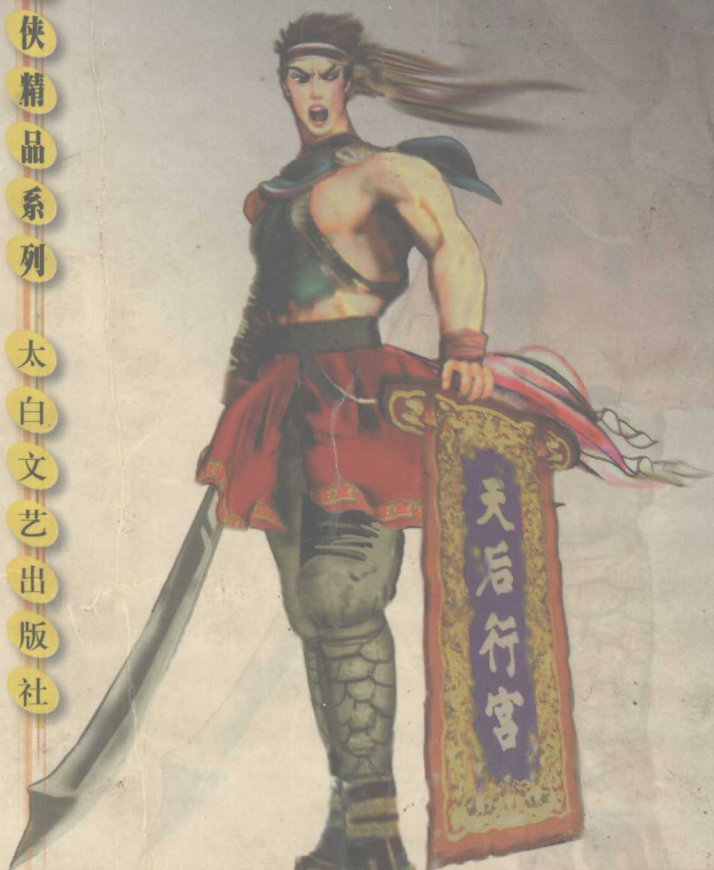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帝青后系列

蕭瑟
武俠
精品
系列
太白
文艺
出版
社

淬劍練神

上



白帝青后

金鷹擎天錄

龍騰九萬里

落星追魂

神劍射日

巨劍回龍

崑崙秘府

大漠鵬程

碧眼金雕

狂風沙

武林霸主

大澤龍蛇傳

遙云搏電錄

淬劍練神

青衣修羅傳

新書出版系列

萍劍練神

①



此書係根據金庸先生所著之《萍劍錄》改編，內容豐富，情節動人，為武俠小說中之佳作。本書由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所著，內容精彩，情節動人，為武俠小說中之佳作。本書由著名作家金庸先生所著，內容精彩，情節動人，為武俠小說中之佳作。



白帝青后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飞鸟有巢，狐鼠有穴，惟独游子，浪迹天涯！岳文海身怀武林至宝“神火环”，在黑白两道夹击下苟延性命……一楼二谷三宫，传言中声势早已凌驾八大门派之上，啸风楼、血谷与落魄谷、妙相宫、幽灵宫和女娃宫，充满了神秘与邪恶……天生奇才岳文海是否能取得神火剑，并习得剑柄上所载之绝世神功，消弭江湖上一场泯灭人性的大浩劫……

巨阙一剑震中州，河洛双枪无敌手，南荒独脚撼山岳，北地更有五行者。岳文海持神火环潜入天池，闯过重重关卡，终于见到神剑宫主人怪老子程哭，收韩翠为义女，并亲自传授记载于神火剑上的九式绝世神功；却不料虎峰双怪之女小萍盗走神火剑，旋又落入邪异门派女娃宫之手。此时，武林群豪为了争夺神火剑在妙相宗挑拨下自相残杀。

妙相宗率领大批高手急赴落雁峰，抢夺神火剑。岳文海等人为灯奴尸气所伤，幸赖降龙神丐洪七公的酒雨三昧火才破去灯笼阵，救出众人。在韩翠和蛇蝎美人挑拨之下，幽冥宫和妙相宫之间的冲突一发不可收拾。岳文海如约前往啸风楼向韩翠求婚，结果和啸风楼主不欢而散。一代神偷百步飞檐单如鸿又出现江湖，勾结落魄谷主阴征寰暗中盗去神火剑。降龙神丐三度赴热泉疗伤并杀了一代枭雄郝不世。落魄谷主谋害千里飞檐单如鸿，夺走神火剑。岳文海、韩翠等历

经重重陷阱，阴征寰和阴符令父子终遭天遣而亡，神火剑又回到岳文海手中。

八大主人复出江湖争权夺利，也惨遭妙相宗之毒手。幽冥宫主布下幽冥大阵群豪落入魔掌，但幽冥宫主亦终于败在岳文海之手下，众灯奴从此获得自由。妙相宗率领大队人马直扑啸风楼，在群豪齐心协力下妙相宗伏首被擒。岳文海与韩翠在众人祝贺声中，有情人终成眷属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藏空大师	(1)
第 二 章	长蛇出洞	(20)
第 三 章	桃花仙子	(40)
第 四 章	双刀金龙	(64)
第 五 章	七大护法	(86)
第 六 章	江湖一枭	(110)
第 七 章	血谷热泉	(137)
第 八 章	弓月流星	(152)
第 九 章	云龙探爪	(176)
第 十 章	八门金锁	(196)
第十一章	隔空点石	(216)
第十二章	仙人指路	(236)
第十三章	金毛浪人	(256)

第一章 藏空大师

日薄崦嵫。

落日的余晖遍洒大地，苍穹中布满彩霞，仿佛燃烧火焰似的鲜艳，灿烂而又绚丽。

西湖的湖水，静静的没有一丝涟漪。

那倒映在湖面上的夕照，闪起一片金光……

从水面的倒影，可以看出雷峰塔那尖尖的塔顶，以及那七层角檐上的风铃……

晚风轻柔地飘过空中，缓缓地带起一丝水花，于是湖面漾起微波，雷峰塔的倒影散开了。

角檐上的风铃，也响起清脆的铃声，悠扬地散入空中，融合在袅袅的炊烟里。

几只归鸦驮着将残的余晖，越过宽阔的西湖，从雷峰塔灰白色的塔尖掠过，扑到灵隐寺后的丛林里。

暮色轻垂，那厚厚的山门已经关上，高大的庙宇前留下幢幢黑影覆盖在地上，伸出远远的……

“咚！”

一响低沉的鼓声自庙里传出，接着梵呗之声自正殿飞出，清越而嘹亮的铃音和低沉而朴实的木鱼声，夹杂在梵呗声里，

飘在空中，传到湖边……

梵呗之声带着微微的哀伤，但是这哀伤中却又好像含有喜悦，使人捉摸不出到底是为什么？

数只乌篷小船靠泊在湖边，在荡漾的微波里不停的摇晃着，而从远处不时传来声声的丝弦乐声，那是画舫的欢乐气氛，因为，夜已经开始……

湖堤两旁的柳条，在暮色中摇曳飘舞着，嬉戏似地吻着水波，仿佛张开臂膀，在空中挥动着，好像想要抓攫什么似的。

一个黑色的人影，自远处匆忙地奔跑过来……

他跃到柳荫下才站住了身子，急骤地喘了几口气，伸手揪住几茎拂在脸庞上的柳条，将视线投射在那矗立着的雷峰塔。

摇摇头，他哀伤的低吟着：“飞鸟有巢，狐鼠有穴，惟独游子，浪迹天涯，啊！为什么孤独与悲凉，总是伴着我……”

声音里隐含着恨意，他双手紧揪柳枝，用力地一扯，好像要藉这一扯来发泄自己的感情。

一阵晚风拂过，雷峰塔上的风铃响了，而灵隐寺那梵呗之声，也随着晚风飘来，传进他的耳中。

他身子一颤，仿佛很是震惊，一扬臂便将手中抓着的柳叶抛在湖中，迈开大步向前走去。

水面上一圈圈的波浪向外荡开了，他的身形也消失在苍茫的沉沉夜色里，只留下仍在摆动的柳枝……

灵隐寺内，大雄宝殿前的山门关得紧紧的，里面跪满了和尚，他们低垂着头，喃喃默诵着经文。

殿内氤氲着袅袅的青烟，在那供桌上，一个青铜色的古

鼎里，插着一大束香，正袅袅的冒着烟，一缕缕的上升，而又密结在屋顶白色的烟幕里。

大梁上面，高挂着几盏琉璃灯，此刻悉数点着了，照耀得整个大殿恍如白昼似的，相映之下，桌上两段燃烧着的红烛，烛光显得更加微弱地摇曳着。

大殿当中，摆着一个圆圆大大的蒲团，上面趺坐着一个长眉垂肩、雪髯灰袍的枯瘦老僧。

他双肩斜坠，合掌作什，紧闭双目，仿佛正在入定。

诵经的梵呗，由高昂而渐趋微弱，随着一响低沉郁结的鼓声之后，便戛然而止。

顿时大殿一片静寂，没有一丝声音发出，只有袅袅的轻烟，仍然缕缕上升……

蓦地——

跪着的僧人中，走出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和尚来。

他向前走了几步，肃穆地说道：“启禀方丈，时辰已到。”

长眉老僧全身一震，那两道雪白的长眉倏地飞起，又缓缓地落下，他张开眼帘，向放在自己面前的一个大缸望了一眼，又将视线往每个僧人脸上扫过。

他看到了那些和尚都带着崇敬祈求的神色，心里不禁一叹，轻轻地道：“二十年如烟似梦，八百里故土成空；昔时情痴而今老僧……”

他脸色变幻了一下，哑然道：“二十年参禅，执迷不悟，唉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双目圆睁，精光暴射，大声喝道：“咄！速将山门打开。”

那些和尚俱都大吃一惊，怔怔地看着这枯瘦的老僧，不

知他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句话来。

那中年和尚嗫嚅道：“方丈，你……”

这时，枯瘦的老僧又闭上眼睛，长眉低垂，不闻不问。

那中年和尚怔了一下，便走到殿外，将山门打开。

他刚一推开门，便见门口站着一个人。

在昏暗的天色下，已看不清那人的容貌，但是依稀能辨别出那是个年轻男子。

他双掌一竖，打了个稽首道：“阿弥陀佛，请问檀越来敝寺……”

那年轻人似是很焦急，也没等他把话说完，便匆匆说道：“这位大师请了，在下经人介绍，欲见贵寺方丈藏空大师。”

这个中年和尚一皱眉，道：“对不起檀越，敝寺方丈圆寂在即，不能见任何人，尚请檀原谅！”

他双手合掌，作出肃客的模样。

那年轻人一听，怔了一下，然后提高声量道：“大师，在下一定要见藏空大师，因那人嘱咐在下要在今日赶到，故在下自昨夜从镇江兼程赶来，茶饭未用，所求的也就是一见贵寺方丈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他似是想起了什么，从怀中掏出一个东西来，交给中年和尚，说道：“那人交给我这半边玉环，说是藏空大师一定识得，尚请大师代为传禀。”

这中年和尚接过那年轻人递来的东西，摩挲一下，立时就明白是一个缺裂的圆环，他犹疑地说道：“好吧，你就在此等一等，让我进去看看方丈是否……”

说罢，他又深深地看了那年轻人一眼，便转过身匆匆走了进去。

步履如风，大袍轻拂之际，他已走进殿门，脚步才跨进门槛，便见到老方丈眉头紧皱，全身瑟缩地抖动。

他大惊失色，一提袍角，陡然跃起，从那满满跪着一地的僧人头顶上越过，落在老方丈面前。

他惊惶地说道：“方丈，你……”

枯瘦的老僧双目微张，说道：“我没事，刚才是否有人来找我？快带他进来。”

中年和尚自眼角流出两行泪水，他交出手中的半边玉环，说道：“方丈，你还有什么不能解脱的事吗？时辰已过，您早……”

他说到这里，枯瘦的老僧身子一震，惊呼道：“神火环！”他眼中射出骇人的精芒，道：“智禅，是谁交给你的？”

智禅眼见老方丈此刻面泛赤红，长眉扬起，而那执着玉环的右手，此刻竟然抖动得非常厉害。

他惊愕地问道：“方丈，你……”

老和尚颌下白髯无风自动，他激动地大声叱道：“快带他进来，快！”

智禅想不到老方丈会如此激动，他啜嚅了一下嘴唇，便一个翻身飞跃而出。

老方丈垂首望着手掌里的半边神火环，喃喃自语道：“二十年了，我终于又见到这半边玉环……”

他的眼中泛起泪影，抬头间已见智禅带着一个重瞳胆鼻、剑眉星目的俊俏年轻人走了进来。

顿时心头大震，全身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，他说道：“年轻人，可是你要找老衲？”

那年轻人看到了殿内的情景，呆了一呆，从众僧的中间

走到大缸面前。

他双膝一跪，叩了个头，说道：“小子岳文海，奉金刀追风刘化雨刘老爷子之命来此……”

那枯瘦老僧未等岳文海说完话，迫不及待地道：“他叫你来干什么？还有你妈呢？她怎么啦？”

岳文海心中奇怪这老和尚怎会追问自己母亲之事，他犹疑了一下，道：“家母已于两年前仙去，临终之前将晚辈托付给刘老爷子，嘱我跟他老人家习艺，到了上月下旬，他老人家……”

枯瘦老僧两道长眉斜轩而起，问道：“怎么啦？”

岳文海面容一黯，低声道：“他老人家被仇人暗算了！”

老方丈那两道灰眉落了下来，追问道：“是谁做的事？”

岳文海摇摇头道：“不知道……”

他嘴唇嚅动了一下，轻声道：“晚辈清晨起来，只发觉刘叔父全身泛红，已经死在他的卧室……”

老方丈哦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他是被赤焰掌击毙！”

他的嘴角泛起一抹凄冷的笑意，喃喃道：“刘化雨，刘化雨，你终于死了吧！”

岳文海满脸惊愕的望着藏空老方丈，既不知道什么是赤焰掌，也不明白这老方丈为何会如此痛恨刘化雨。

藏空老方丈双目俱张，紧紧凝视面前的岳文海，好一会儿，方始把视线投射在密集于屋顶的烟幕中。

渐渐他的眼睛又湿润了，视线也模糊了。

只听他低声呢喃道：“二十年茫茫情海，二十载悠悠恨事，此时都已成空，枯坐山中，何以遣此，哈哈，我又有何求？”

他大声地狂笑道：“哈哈，我又有何求？茫茫情海，悠悠恨事……”

泪珠如串落下，狂呼之后，他突然一张嘴，吐出一口鲜血。

全寺跪着的僧人齐都大惊，呼叫之声顿时此起彼落。

智禅跨前一步，焦急地道：“方丈，你，你怎么啦？”

老方丈吐出一口鲜血后，情绪似是较为镇定。

他没理智禅，对岳文海说道：“你不用害怕，我没有什么，孩子，你妈生前有否对你说过令尊之事？”

岳文海眼见面前这个老僧嘴角挂着一条血渍，满脸慈祥地说着话，他心里一阵辛酸，仿佛是见到亲人似的；眼眶里充盈着泪水，缓缓地流了下来。

他咽声道：“晚辈自襁褓至今，从未见过家父容貌，据家母说家父昔时为富家公子，后来出门远行即客死他方……”

老和尚听着又是一阵狂笑，用袍袖擦了擦脸上的泪痕，说道：“那么刘化雨叫你来找我干什么？”

岳文海含泪道：“他说大师你知道家父尸骨的下落！”

老和尚突然悲惨地痛哭起来，哭了一阵之后，却又狂笑道：“刘化雨呀！刘化雨，你到底先下去了，哈哈，如烟似梦，到此都已成空！”

他双臂猛地向上一挥，两道呼呼袖风，将那密集在屋顶的烟幕击得翻翻滚滚的向四外散去。

那灯上的铁索吱吱作响，梁上的尘灰更是簌簌落下，声势极为吓人。

老和尚长眉一扬，斜飞入鬓，凝望着那些跌坐在蒙蒙灰尘里的和尚，突地惨叫两声，大喝道：“这个劳什子的，还要

来作什么？”

喝声中，他大袖一挥，立时那个高逾七尺的大缸，“哗啦！”一声，碎裂开来，落在地上化为粉屑。

岳文海骇然看着面前这个枯瘦的老僧，想不到为什么他会突然发起狂来，同时更惊异于这老僧的武功。

他怔怔地望着裂成碎粉的大缸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老方丈将大缸击碎之后，突地一皱眉，闭上眼睛，双手紧捂胸口，脸色泛成枯黄，全身又在瑟瑟地抖动，似是极为痛苦。

立在一旁的智禅，泪眼汪汪地喊道：“师父……”

老僧一听，张开双目，叱道：“咄！谁是你的师父？”

说完这话，他双膝就着盘坐之势，倏地升起三尺，转过身去，面对殿上的神像。

只见他双掌一合，轻声念道：“佛祖尚恕弟子！”

轻哼声里，他双手缓缓划出一个半弧……

就在他双手划弧的当儿，智禅发出一声，恍如裂帛似的悲恸。

“师父，你不能，你不能自碎舍利子啊！”

待他见到老僧全身禅袍已经鼓起，他便绝望地悲叫一声，轻声啜泣，全身扑伏在地上。

岳文海从未见过佛门高僧，也根本没听说过有什么舍利子之事，故而不由茫然的望着智禅。

此时殿内的和尚，一听智禅喊出的话，齐都惊惧地站了起来，怔怔地望着老方丈的背影。

但是，当他们眼见老方丈回身过来后，立时大哗，不约

而同惊叫一声夺门而出。

霎时，大殿里只留下怔忡的岳文海和智禅和尚。

只见老方丈朗笑一声，道：“兰因絮果，天道循环，既然孽债已来，何能独善其身，执着既破，未复何言？”

他语声微顿，续道：“智禅，你随我习艺六载，虽不能得我绝艺，然等闲武林中人，已不能加害于你，我一向不许你认我为师，那是因为我昔日树敌过多，恐你遭受荼毒，今后你也切不可承认我是你的授艺者，否则，佛门恐将遭劫……”

岳文海见老方丈话声一顿，这才找到机会怀疑地道：“方丈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难道你真的能返老还童……”

敢情因老方丈迳自转过身来，整个形像大变……

他的面容已由枯瘦黝黑变为红润丰满，那两条长眉已脱落在地上，仅只见到一些黑色的眉根，而他颌下的白髯，却也一变为又黑又亮，整个身躯都较方才胀起不少，是故岳文海有此问。

老方丈凄然轻笑一声，黯然道：“孩子，人间哪有返老还童之事？我这身臭皮囊也只能保持一个时辰罢了。”

他叹了口气，严肃地对岳文海道：“孩子，你身负血海深仇，令尊二十年之奇冤需你瀚雪，而令堂之死，也间接地害在他们手中，故而你必须习得绝艺，老衲看在此环主人之面上，定当成全你。”

他双眉精光暴射，看着手中残缺的半边“神火环”……

好半晌，他将目光移向空荡的大殿，梦呓般地缓缓说起往事。

在那遥远的北方，那白山黑水的极北尽头处，长白山巅终年积雪不化，然而在那群山之中，有一个“天池”却从不

结冰，终年澄清见底……

天池的水底，自七十年前便插着一柄神火宝剑。

据说此剑锋利无比，斩钢断铁，吹毛立断，然而它最宝贵之处，却是剑柄上刻有九个剑式，这九个剑式若是被人习得，则在今后武林之中，必无敌手。

盖这把利剑，是往昔铸剑圣手仿着火焰跳动之形而铸。

七十余年前，一代怪客“百里独孤”得到此剑后，在黄山始信峰大会天下武林，取得剑圣之尊，声誉正是如日中天，却不料他于三年后竟在长白山巅自杀身死，并将此神剑投入“天池”之中。

自此天下群豪纷纷赶到长白，欲将此神火剑持为己有，为此，长白派遣天下武林杀戮无数，至今七十余年，也未见长白派重现武林。

因之，自百里独孤死后，几乎已有数百名的武林中人丧身于天池……

岳文海怀疑地插嘴道：“方丈，难道那天池有吃人的怪物不成？否则怎地有那么多人死去？”

老方丈叹了口气道：“那天池之水，直通于地底寒脉，不但阴寒无比而且水中暗流激荡翻滚不停；虽然在水面上看来平滑如镜，然而只要轻轻搅动水波，则压力倍增翻滚激荡，那些人都是这样下水之后，不慎搅动水波，因为承受不住那万钧水压而死……”

岳文海诧异地问道：“难道从没一人能够从里面逃生出来的？”

老方丈点了点头，目中射出一阵精光，道：“七十年来只有一个人下水之后，得以重回江湖，但他回来之后却仍然因

